DOI: 10.53104/dyjyyj.2026.02.05.005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设计与实施方式

李文静 [1]

1. 湖北师范大学，湖北 黄石 435002

摘要：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和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具有知识传播、文化传承、审美培养和价值引导等多重功能。随着公众文化需求不断丰富，博物馆的教育活动逐渐由传统的展览参观和讲解服务向专题课程、互动体验、实践活动及数字化教育等形式拓展。社会教育活动是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重要载体，其内容设计和实施质量直接影响文化资源的利用效果以及公众的学习体验。然而，在实际开展过程中，部分博物馆仍存在教育内容与公众需求衔接不足、活动形式相对单一、教育资源开发不充分以及活动组织缺乏连续性等问题。为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需要立足馆藏资源和文化特色，合理确定活动主题，完善教育内容设计，并根据不同受众的认知特点选择适宜的实施方式。通过专题讲解、互动体验、实践课程、馆校合作和数字化传播等形式，将知识传播与公众参与结合起来，同时完善活动组织、人员配置和反馈机制，推动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由单纯的参观服务向持续性、参与式和多元化教育转变。

关键字：博物馆；社会教育；教育活动；内容设计；实施方式

Cont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for Museum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LI Wen-jing[1]

1. Hu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ngshi 435002, P. R. China

Correspondence to: LI Wen-jing

Abstract: As important institutions for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social education, museums serve multiple functions, including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cultural heritage transmission, aesthetic development, and value guidance. With the growing diversity of public cultural needs, museum educational activities have gradually expanded beyond traditional exhibitions and guided tours to include thematic courses,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practical activities, and digital education. Soci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re an important means through which museums fulfill their educational functions, and the quality of their cont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 use of cultural resources and the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the public. However, in practice, some museums still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alignment between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audience needs, relatively limited activity formats, inadequat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a lack of continuity in activity organization.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social education functions of museums, it is necessary to draw on their collections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establish appropriate activity themes, improve educational content design, and adopt suitable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audiences. Through guided tours, interactive experiences, practical courses, museum–

引用格式：李文静.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设计与实施方式[J]. 东亚教育研究, 2026, 2(5): 44-54.

school partnerships,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 museums can integrate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ments in activity organization, staffing,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can help transform museum social education from conventional visiting services into more sustained, participatory, and diversifie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Key words: museums; soci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ontent design; implementation approaches

引言

博物馆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展示历史发展过程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公共文化机构。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博物馆的社会角色逐渐由以文物收藏、保护和展示为主，向文化传播、公众教育和社会参与等多种职能并重的方向发展。博物馆所保存的文物、历史资料、自然标本和艺术作品不仅具有收藏与研究价值，也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通过合理开发和组织教育活动，博物馆能够将相对专业的知识转化为公众可以接触和理解的学习内容，使文化资源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

与学校教育相比，博物馆社会教育具有开放性、直观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公众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和实际需求选择参观、学习及参与活动，不受固定课程和教学时间的严格限制。参观者能够通过观察文物、聆听讲解、参与互动和完成实践任务等方式获得知识与体验。这种以文化资源和公共空间为基础的教育形式，可以补充学校教育内容，也能够为不同年龄和职业群体提供持续学习的机会。

近年来，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不断丰富，专题展览、公众讲座、亲子活动、研学课程、文化体验和数字导览等逐渐成为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方式。但从具体实践来看，部分教育活动仍以知识讲解和参观组织为主，公众参与程度不高，教育内容与受众实际需求之间也存在一定距离。如何根据博物馆自身资源特点设计教育活动，如何将文化知识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和参与的活动内容，以及如何通过多种实施方式增强教育活动的持续性，是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需要关注的问题。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设计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数量和形式的增加上，更重要的是明确教育目标，建立内容与受众之间的联系，使参观者能够从单纯观看展品转向主动理解文化信息，并在参与过程中形成知识积累、情感体验和价值认识。基于此，本文围绕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设计、受众适配、实施方式和运行保障展开讨论，并结合不同类型博物馆的实践案例，分析社会教育活动的具体组织方式。

1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内涵与教育价值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是博物馆以馆藏资源、展览内容、历史文化资料和公共教育空间为基础，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知识传播、文化体验、审美培养和价值引导等活动的过程。其教育对象具有广泛性，既包括在校学生和学龄前儿童，也包括成年人、老年人、家庭群体以及具有不同学习需求的社会公众。与学校教育以课程体系和教学计划为主要组织依据不同，博物馆社会教育更加重视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学习情境的营造和公众的自主参与。

从教育内容来看，博物馆社会教育并不局限于对馆藏文物和历史知识的介绍，还可以涉及科学普及、艺术欣赏、地方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社会历史教育以及生活知识传播等方面。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具有不同的教育资源，历史类博物馆能够通过文物和历史资料帮助公众理解社会发展过程，自然类博物馆可以借助动植物标本和自然科学展品普及科学知识，艺术类博物馆则可以通过绘画、雕塑和工艺作品提升公众的审美认识。教育活动需要根据博物馆自身定位确定内容，而不是简单复制其他机构的活动形式。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首先具有知识传播价值。馆藏文物、历史资料和自然标本承载着丰富的信息，但这些资源本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知识。通过讲解、展示、互动和实践等活动，博物馆能够帮助公众认识展品背后的历史背景、制作工艺和文化意义，使专业知识转化为较为直观的学习内容。其次，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具有文化传承价值。公众通过接触历史文物、地方文化和传统技艺，能够了解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与文化特点，增强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再次，博物馆还是公共文化交流的重要空间，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公众可以在共同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交流观点、分享经验，形成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联系。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活动形式是否新颖，而在于能否将馆藏资源转化为有效的教育内容。杨红彬对博物馆社会教育拓展实践的讨论涉及教育类型、学习者参与和项目式学习等方面，反映出博物馆教育逐渐从单向知识展示向多样化学习活动延伸的趋势[1]。因此，博物馆需要将教育活动作为文化资源与公众之间的连接方式，使公众不仅能够看到展品，还能够理解展品所承载的知识和文化信息。

2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设计原则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内容设计需要以馆藏资源为基础，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并兼顾知识性、参与性和教育目标的统一。内容设计不是简单地将展览介绍转化为活动流程，而是需要根据教育主题选择合适的知识材料，再通过适当的表达方式使公众能够理解和参与。

首先，教育内容应当体现博物馆自身的资源特色。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在馆藏资源、展览主题和文化定位方面存在差异，教育活动应当充分利用这些特点。史前遗址类博物馆可以围绕考古发现、古代生活和遗址保护开展活动，地方历史博物馆可以利用地方文物、历史档案和民俗资料设计教育主题，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则可以围绕生态环境、自然现象和科学知识开展科普教育。刘惜祯在对史前遗址博物馆的讨论中，提出通过情境化体验、数字化叙事和在地社群参与，将专业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能够感知的文化印象[2]。这说明博物馆在开发教育内容时，既要保证知识的准确性，也要关注内容表达是否符合公众的理解习惯。

其次，教育内容应当与受众的年龄特点和学习需求相适应。儿童的知识经验和抽象理解能力相对有限，活动内容可以多采用故事讲述、实物观察、游戏互动和简单制作等方式；青少年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可以增加历史探究、问题讨论和主题实践；成年观众则可以通过专题讲座、深度导览和文化研讨获得更加深入的学习体验。不同群体的活动设计不应只是改变讲解难度，还应当在活动目标、参与方式和内容深度上作出相应调整。

再次，教育内容需要实现知识与体验的结合。博物馆具有实物展示和真实文化情境的优势，教育活动应当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将知识讲解与观察、体验和实践联系起来。徐腾歌关于博物馆具身教育实践的讨论强调，实物展示和环境情境能够使抽象知识获得更加直观的呈现，参与活动和教育环境也会影响观众的学习体验[3]。因此，教育内容设计不能只重视讲解材料的准备，还应考虑公众如何通过观察、操作和交流理解相关知识。

此外，教育活动还应具有明确的主题和相对完整的内容结构。每项活动都应当明确希望公众了解的主要知识，避免活动内容过于分散。活动主题确定后，可以围绕主题安排背景介绍、展品观察、互动体验和总结交流等环节，使不同活动环节之间形成联系。对于内容较为复杂的主题，还可以按照基础认识、深入理解和实践运用的顺序进行组织，避免出现知识讲解与实践环节脱节的问题。

3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设计

3.1 馆藏资源与历史文化知识教育

馆藏文物是博物馆最具代表性的教育资源之一。文物不仅能够反映一定时期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生活，也能够体现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

OPEN ACCESS

想观念、审美特点和文化交流。围绕馆藏文物开展知识教育，可以使公众在接触实物的过程中了解历史知识，认识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信息。

此类活动的设计应当避免将文物介绍简单处理为名称、年代和用途的罗列。对于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可以从其产生背景、制作工艺、使用方式和历史意义等方面展开，使公众理解文物与当时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例如，介绍古代生活用品时，可以结合当时的饮食习惯、居住环境和生产方式，使公众认识到文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物品，而是历史社会生活的具体见证。

在活动组织中，可以采用主题导览、文物故事讲解、展品观察任务和专题讲座等方式。主题导览可以围绕某一类文物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线索，文物故事讲解则可以利用历史人物和社会生活事件增强内容的可理解性。对于青少年观众，可以设置文物观察任务，引导其记录展品的材质、形态和用途，并通过讲解进一步理解相关历史知识。

3.2 地方文化与传统技艺教育

地方文化是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来源。地方历史、民俗习惯、传统工艺、特色建筑和历史人物等资源，能够帮助公众了解所在地区的文化发展过程，形成对地方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认识。与一般性的文化知识相比，地方文化与公众的生活经验联系更加密切，容易形成情感共鸣。

地方文化专题活动可以围绕特定历史事件、传统技艺、民俗节庆和地方人物展开。例如，地方历史博物馆可以围绕城市发展设计专题教育活动，将城市建设、产业变化、居民生活和重要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使公众通过具体展品了解地方社会的发展。民族类博物馆则可以围绕民族服饰、传统节庆、生活习俗和手工技艺设计文化体验活动，使参与者在认识文化特点的同时理解不同民族的生活智慧。

陈佳欣对贵州省民族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分析涉及民族历史、民俗文化、日常教育活动和非日常教育活动等内容，体现了民族文化资源在博物馆教育活动中的应用价值[4]。这类活动应当重视文化内容的完整性，既要展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也要介绍其形成背景和实际生活意义，避免将地方文化简化为服饰展示和表面体验。

地方文化教育还可以与社区生活建立联系。博物馆可以邀请地方文化传承人、民间艺人和熟悉地方历史的居民参与活动，通过口述讲述、技艺展示和文化交流等方式补充馆藏资料的内容，使地方文化教育具有更加丰富的生活基础。

3.3 红色文化与历史记忆教育

革命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和综合性博物馆保存着大量与革命历史、国家发展和社会变迁有关的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也能够成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历史教育和社会责任教育的重要载体。

此类活动应当建立在真实历史资料和文物证据的基础上，通过历史事件、人物经历、实物展品和历史场景等内容，使公众理解历史发展的具体过程。李建国、朱学亮围绕博物馆弘扬红色文化的功能定位，讨论了研究阐释、传播方式创新以及研学活动等内容[5]。这说明红色文化教育不能仅依靠口号式表达，而应当通过具体历史材料和参与体验增强教育内容的说服力。

在活动设计方面，可以围绕重大历史事件开展专题导览，结合历史人物资料组织主题讲座，也可以通过情境讲述、历史资料阅读和主题实践活动帮助参与者理解历史。对于青少年群体，可以引导其结合展览内容整理历史事件的发展线索，认识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价值引导应当建立在历史事实和知识理解的基础上，使公众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形成更加深入的情感体验。

3.4 科学普及与审美教育

科学普及是自然科学类、科技类和综合性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博物馆可以利用自然标本、科技模型、实验设备和科学展览，将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公众可以观察和理解的学习内容。活动内容应当关注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例如围绕动植物生长、自然环境变化、地质现象和生态保护等主题组织活动，使公众认识科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意

义。

科普活动还应重视参与者的探索过程。活动可以从一个具体问题开始，引导参与者观察现象、提出疑问，再通过实物展示和实验演示解释相关原理。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可以适当增加简单的操作环节，但应保证活动内容与教育目标一致，避免为了追求趣味性而削弱科学知识的准确性。

艺术类博物馆和综合性博物馆中的艺术藏品，则为公众开展审美教育提供了丰富资源。绘画、雕塑、陶瓷、书法和工艺美术作品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审美观念和社会文化特点。艺术教育活动可以围绕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形式、色彩构成和表现主题展开，使观众从单纯观看作品转向理解作品。活动还可以设置开放式交流环节，鼓励参与者表达个人感受，逐步提升观察和审美能力。

4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受众定位与内容适配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面向的公众群体具有多样性，不同年龄、知识背景和生活经验的观众对教育内容的理解程度和参与方式存在差异。因此，活动内容不能完全采用统一的设计方式，而应根据受众特点进行适当调整。受众定位不仅关系到活动主题的选择，也会影响讲解方式、活动时间、参与难度和教育资源的安排。

儿童和青少年是博物馆教育活动的重要受众。针对这一群体，活动应当注重直观性、趣味性和参与性，将知识讲解与实物观察、问题探索和动手实践结合起来。活动内容不宜过度专业化，应当选择与年龄和生活经验相适应的知识主题。对于学校组织的集体参观，可以结合相关课程内容设置参观任务，使博物馆学习与学校知识形成联系。

家庭群体的教育需求具有共同参与的特点。亲子活动不应只是由家长陪同儿童完成制作任务，而应当为家庭成员提供共同观察、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例如，在传统工艺主题活动中，可以通过展品讲解、工艺演示和亲子制作，让家长与儿童共同了解传统技艺的文化背景。对于成年和老年观众，博物馆则应重视活动内容的知识深度、讲解清晰度和参与便利性，并为有特殊需求的公众提供必要的辅助服务。

受众适配还应体现在活动的连续性上。部分公众可能只参加一次活动，部分公众则具有长期学习和持续参与的意愿。博物馆可以根据不同群体的需求设置基础活动和拓展活动，使公众能够从初步认识逐渐转向深入学习。通过合理区分活动对象和内容层次，可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活动内容过于单一或难度不适宜。

5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主要实施方式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实施方式决定了教育内容如何呈现，也影响公众能否真正参与学习。不同活动形式各有特点，不能简单认为增加互动或引入数字技术就能够提高教育效果。实施方式的选择应当以活动主题和教育目标为依据，使活动形式服务于内容表达。

5.1 展览讲解与专题导览

展览讲解是博物馆最基本、应用较为广泛的社会教育方式。通过讲解人员对展览主题、文物背景和历史文化知识进行介绍，公众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了解展览的主要内容。与观众自主阅读展品说明相比，讲解活动可以提供更加连贯的知识线索，并根据现场情况对重点内容进行解释。

传统讲解容易出现信息量过大、讲解内容相对固定以及观众参与不足等问题。改进讲解方式并不意味着完全取消知识介绍，而是需要改变单纯按照展品顺序进行说明的方式。讲解人员可以围绕一个主题组织内容，将展品之间的历史联系和文化联系呈现出来，并适当设置问题，引导观众观察和思考。例如，在介绍一组古代生产工具时，可以先提出这些工具解决了怎样的生产问题，再结合展品说明其制作特点和使用方式，使观众通过问题逐步理解展品的实际价值。

OPEN ACCESS

专题导览可以进一步提高讲解活动的针对性。博物馆可以根据不同受众和主题设置历史文化导览、儿童趣味导览、艺术欣赏导览和专题研究导览等。代雪晶对博物馆导览的发展进行梳理时，将人员导览和数字导览作为重要形式，并关注分众化、多感官体验和全流程服务等发展特点[6]。这说明导览服务不应只关注参观过程中的讲解，还应考虑观众在参观前获取信息、参观中理解展览以及参观后继续学习的需要。

专题导览的设计应当控制内容范围，避免一次讲解涉及过多知识。对于普通观众，可以选择少量具有代表性的展品进行重点介绍；对于具有特定兴趣的群体，则可以围绕某一历史事件、艺术流派或科学主题组织深入讲解。通过主题化和分众化安排，能够使讲解活动更符合公众的实际需求。

5.2 互动体验与实践活动

互动体验是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区别于单纯参观的重要方式。公众在观察展品和听取讲解之后，通过操作、制作、角色体验和情境参与等方式进一步理解相关知识，能够使教育活动形成更加完整的学习过程。

互动活动的设计应当与展览内容保持联系。例如，传统工艺类展览可以设置材料辨识、工艺演示和简单制作环节，使参与者了解传统技艺的基本流程；历史类展览可以通过历史场景还原、文物线索寻找和主题任务，引导观众理解历史背景；自然科学类展览则可以通过标本观察和科学实验演示帮助公众认识自然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互动体验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增加游戏和手工环节。如果活动只是让参与者完成一项与展览主题联系不紧密的制作任务，虽然可能提高现场热闹程度，却未必能够形成有效的教育效果。因此，互动环节应当具有明确的知识指向，参与者在活动结束后能够理解自己完成的任务与展览主题之间的联系。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教育活动为此提供了较有代表性的实践案例。该馆围绕运河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历史展览组织专题教育活动，并通过手工制作、文化体验和主题讲解等方式丰富活动内容[7]。例如，围绕运河文化开展的教育活动，可以将运河历史知识与船模制作、传统技艺体验联系起来，使参与者在了解运河文化的同时，通过动手实践认识相关历史和文化内容。这种方式能够将知识讲解与参与体验结合起来，避免活动停留在单向信息传播层面。

5.3 馆校合作与研学教育

馆校合作是博物馆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建立联系的重要方式。学校教育具有课程体系相对完整、教学目标明确和学习过程连续等特点，博物馆则拥有丰富的实物资源、展览空间和文化教育资源。二者进行合作，可以将博物馆的文化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的补充内容，为学生提供不同于课堂的学习体验。

馆校合作不应仅仅表现为学校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参观活动如果缺少前期准备和后续学习，学生容易停留在观看展品和听取讲解的层面，难以形成深入理解。因此，馆校合作需要建立活动前、中、后的联系。活动前，学校可以根据课程内容介绍参观主题，使学生带着问题进入博物馆；活动中，博物馆可以安排专题讲解、观察任务和互动体验；活动后，学校可以通过交流讨论、学习记录和作品展示等方式，引导学生整理参观所得。

罗丹关于馆校合作的研究涉及佛山市博物馆和禅城区博物馆的实践案例，指出馆校合作能够通过实地考察、互动体验和项目式学习拓展学生的学习空间，同时也需要重视合作机制、教学方案和专业教师支持[8]。由此可见，馆校合作的关键并不是增加参观次数，而是建立稳定的教育联系，使博物馆活动与学校课程形成互补。

研学教育可以进一步拓展馆校合作的形式。博物馆可以根据展览内容开发专题研学课程，将文物观察、历史探究、文化体验和成果展示结合起来。研学活动应当明确学习主题和任务要求，避免将参观、游览和购物简单组合为教育活动。对于历史类博物馆，可以设计历史文化探究任务；对于自然科学类博物馆，可以围绕科学观察和生态知识开展活动；对于地方文化博物馆，则可以将传统技艺和地方历史作

为研学内容。

5.4 数字化教育与线上传播

数字技术为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提供了新的传播渠道。通过线上展览、数字导览、虚拟展示、短视频和网络课程等形式，博物馆能够突破实体空间和开放时间的限制，使公众在无法到馆的情况下也能接触文化资源。数字化教育还可以将图片、文字、声音和视频等内容结合起来，增强文化知识的呈现效果。

数字化活动的设计应当围绕具体教育目标展开，而不是简单将线下展览内容搬到网络平台。对于文物介绍，可以利用高清图片和多角度展示帮助公众观察细节；对于历史文化主题，可以通过时间线、场景影像和专题视频呈现历史发展过程；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可以设计线上知识问答和主题学习任务，使其在浏览数字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主动探索。

程洁关于新媒体时代博物馆档案公众传播的讨论，关注数字传播方式与社会教育功能之间的联系，说明新媒体能够为博物馆文化资源传播提供新的渠道[9]。但数字传播不能完全替代实体参观和面对面教育。文物的材质、尺寸、空间关系和现场氛围往往难以通过屏幕完整呈现，数字化活动更适合作为实体教育的补充和延伸。

博物馆还应注意不同公众的数字使用能力。对于不熟悉智能设备的老年观众，应保留必要的人工讲解和现场咨询服务；对于儿童群体，则应避免过度依赖电子屏幕，合理控制数字互动时间。数字技术只有与受众需求和教育内容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辅助作用。

6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案例分析

不同类型博物馆在馆藏资源、教育定位和服务对象方面存在差异，其社会教育活动也形成了不同的实施特点。结合现有博物馆实践，可以从特色资源开发、活动形式创新和多主体合作等方面认识教育活动的具体组织方式。

6.1 万寿岩遗址博物馆的情境化文化教育

史前遗址类博物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展品和考古资料往往涉及史前人类活动、遗址形成过程和考古研究成果。与历史生活类文物相比，遗址本身的观赏形式较为特殊，公众如果缺少相关知识，可能难以理解遗址的历史价值。万寿岩遗址博物馆相关实践所体现的教育思路，是通过情境化体验、数字化叙事和在地社群参与，将专业考古知识转化为公众能够理解的文化内容[2]。

这一案例说明，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应当根据资源特点确定表达方式。对于遗址类博物馆，单纯介绍考古年代、遗址结构和研究结论，可能难以使普通观众形成直观认识。活动可以围绕史前人类的生活环境、生产方式和社会活动设置内容，通过场景展示、图片资料、数字影像和讲解说明，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历史生活情境。

在此基础上，博物馆还可以结合当地文化和社区资源开展教育活动，使遗址保护与地方文化认知建立联系。公众不仅能够了解遗址本身，还能够认识遗址与当地自然环境、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此类活动的重点是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公众可以理解的学习内容，而不是单纯增加展示设备和技术形式。

6.2 运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活动拓展

运城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实践体现了博物馆教育内容由传统展览讲解向多种教育形式延伸的特点。相关实践涉及教育类型拓展、教育工具创新、学习者参与和项目式学习等内容[1]。这种活动组织方式说明，博物馆可以围绕自身展览和馆藏资源开发不同类型的教育项目，使公众在参观之外获得更加丰富的学习机会。

对于地方历史博物馆而言，教育活动可以充分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将历史人物、地方发展、传统技艺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以专题活动为例，可以围绕某一地方历史主题设置展览导览、历史故事讲解和互动任务，使参与者通过多个环节逐步理解相关文化内容。对于有进一步学习需求的公众，还可以开展专题讲座和交流活动，形成不同深度的教育内容。

运城博物馆案例带来的启示是，教育活动拓展应当建立在馆藏资源和公众需求的基础上。活动形式可以丰富，但必须保持明确的主题和教育目标。博物馆应当根据自身条件选择

OPEN ACCESS

适宜的活动项目，而不是为了追求活动数量而盲目增加项目类型。

6.3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的多样化活动组织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围绕大运河文化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将运河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相关展览内容结合起来，通过专题讲解、文化体验、手工制作和主题活动等方式丰富教育内容。相关研究还关注该馆夜间开放与社会教育活动之间的联系，认为夜间开放能够通过特色场景、互动参与和服务时间调整拓展教育活动的实施空间[10]。

这一案例的价值在于，博物馆并未将社会教育局限于常规展厅讲解，而是根据运河文化的特点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运河文化本身涉及历史交通、城市发展、传统工艺和沿线生活等多个方面，适合通过不同主题进行内容开发。例如，可以围绕运河历史设置专题讲解，围绕传统工艺安排体验活动，也可以通过文化展演和主题活动使公众从不同角度认识运河文化。

夜间开放则为活动组织提供了时间上的延伸。对于部分白天工作或学习较忙的公众，延长开放时间能够增加参与机会。不过，延时开放并不意味着教育质量会自然提高，仍然需要合理安排活动内容、人员和场地，确保教育活动与日常参观之间保持良好秩序。

6.4 延安博物馆的教育形式创新

延安博物馆的实践体现了红色文化资源与多种教育形式相结合的特点。相关研究指出，该馆通过数字技术应用、馆校社合作、叙事与文旅产品创新以及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等方式强化教育功能[11]。

红色文化教育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价值引导特点，活动内容需要建立在真实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延安博物馆的实践启示在于，博物馆可以通过多种传播形式丰富红色文化教育的表达方式，使历史知识不再局限于展板阅读和讲解听取。数字技术可以辅助展示历史场景，馆校合作能够将博物馆资源转化为学校教育内容，社会合作则有助于扩大教育活动的参与范围。

这一案例也说明，教育形式创新需要专业人员和组织机制作为支撑。数字化设备、主题活动和合作项目都需要经过内容审核和活动设计，才能保证教育信息准确、活动组织有序。博物馆不能只重视活动的外在形式，还应当关注教育内容是否得到充分表达。

6.5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的日常与专题教育活动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的教育实践以民族历史和文化资源为基础，教育活动包括陈列展览、讲解服务以及馆内外专题活动等形式。相关研究将其日常教育活动与非日常教育活动进行区分，并从活动准备、实施和后续反馈等环节分析教育活动的组织情况[4]。

这一案例反映出，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不仅包括固定展览和常规讲解，也可以通过专题活动拓展教育内容。民族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服饰、建筑、歌舞、传统习俗和生活资料都可以成为教育活动的内容。通过馆内展览与馆外活动相结合，博物馆能够将民族文化知识传播到更广泛的社会空间。

该案例还提示，教育活动不能只关注活动当天的组织情况。活动准备阶段需要明确受众、内容和人员安排，活动实施阶段需要保证讲解和互动环节有序开展，活动结束后则应当整理参与者反馈和活动资料，以便改进后续活动。只有将活动前、中、后的工作结合起来，才能提高社会教育活动的完整性。

6.6 不同博物馆案例的比较与启示

上述案例虽然在博物馆类型和活动内容方面存在差异，但都体现出教育资源开发与活动形式相结合的特点。遗址类博物馆更重视专业知识的情境化表达，地方历史博物馆强调地域文化资源的开发，运河类博物馆通过专题活动和体验项目丰富文化传播形式，红色文化场馆则注重历史叙事与价值教育的结合，民族博物馆侧重民族文化资源的展示和体验。

表 1

博物馆案例	主要教育资源	活动设计与实施特点
万寿岩遗	史前遗址、	情境化体验、数字化叙事、在地社群

址博物馆	考古文化	参与
运城博物馆	地方历史文化	教育类型拓展、学习者参与、项目式学习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大运河历史与文化	专题活动、手工体验、夜间教育活动
延安博物馆	红色文化与革命历史	数字技术、馆校社合作、主题叙事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	民族历史与民俗文化	日常展览、专题活动、馆内外教育

从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不存在完全统一的实施模式。教育内容需要与博物馆的资源特点相适应，活动形式需要与受众需求相联系。对不同类型博物馆而言，最重要的不是照搬其他场馆的活动项目，而是从自身文化资源中寻找具有教育价值的内容，并选择适宜的方式进行表达。

7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实施保障与完善方向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的持续开展，不仅需要合理的内容设计和适宜的活动形式，也需要人员、资源、组织管理和评价反馈等方面的支持。如果缺少稳定的组织保障，即使活动主题具有吸引力，也可能因为人员不足、资源不充分或管理衔接不畅而影响实施效果。

7.1 加强教育活动的专业化设计

教育活动的专业化设计首先体现在教育目标和内容安排上。博物馆应当根据馆藏资源和公众需求确定活动主题，明确活动面向的主要群体，并合理安排知识讲解、互动体验和实践任务。活动方案不宜只列出时间、地点和流程，还应明确每个环节所承担的教育任务，使活动内容具有连续性。

教育活动还需要加强专业内容审核。文物信息、历史知识、科学原理和传统技艺介绍都应当建立在可靠资料基础上，避免为了增强趣味性而出现知识错误或过度简化。对于专业性较强的主题，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研究人员、文化传承人和专业教师参与内容设计，提高教育活动的准确性和深度。

7.2 完善教育人员配置与协作机制

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实施离不开专业人员支持。讲解人员、教育活动策划人员、展览研究人员和志愿者在活动中承担不同职责，需要建立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关系。讲解人员应具备较好的文化知识储备和沟通能力，教育活动策划人员需要了解不同受众的学习特点，志愿者则可以在秩序维护、活动辅助和公众引导等方面发挥作用。

博物馆还可以加强与学校、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学校教师能够根据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提供教育需求，博物馆可以利用专业资源设计活动内容，社区组织则能够帮助博物馆了解居民的文化需求。王亭对体育类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讨论也涉及馆校与社区合作、教育活动和数字化手段等方面，说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合作能够拓展博物馆教育资源的利用方式[12]。

多主体合作需要明确各方职责，避免出现合作活动缺乏持续性、组织责任不清和教育目标不一致等问题。博物馆应当建立相对稳定的合作联系，围绕具体活动确定内容、人员和组织安排，使合作从临时性参观活动逐渐转向持续性的教育项目。

7.3 完善教育活动的反馈与评价

教育活动的评价不能只关注参加人数、活动次数和现场气氛，还应当关注公众是否理解活动内容、是否获得有价值的学习体验，以及活动是否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活动评价可以结合现场观察、参与者意见、活动记录和后续交流等方式进行，不必依赖复杂的评价模型。

对于面向儿童的活动，可以关注其是否能够理解主要知识、是否积极参与互动以及能否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对于专题讲座和公众教育活动，则可以通过意见反馈了解内容深度、讲解方式和活动安排是否适宜。对于长期开展的

OPEN ACCESS

教育项目，还可以整理历次活动的参与情况和反馈意见，发现活动内容中存在的问题。

评价结果应当真正用于后续活动改进。如果公众普遍反映讲解内容过于专业，博物馆可以调整语言表达和知识层次；如果实践环节时间不足，可以重新安排活动流程；如果某类群体参与机会较少，则需要考虑活动时间、地点和宣传渠道是否适宜。评价的目的不是单纯形成活动总结，而是帮助博物馆不断改进教育内容和实施方式。

7.4 推动教育活动的持续化与特色化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不应仅仅集中在节假日或特定纪念日，而应当根据馆藏资源和公众需求形成相对稳定的活动安排。对于具有长期教育价值的主题，可以设置系列活动，使公众通过多次参与逐步加深认识。例如，地方历史文化教育可以围绕城市发展、传统工艺和民俗文化形成系列课程，科学普及活动可以围绕不同自然主题安排连续性的观察与体验项目。

活动品牌建设也需要建立在内容特色的基础上。不同博物馆应当根据自身资源形成具有辨识度的教育项目，而不是盲目追求活动数量和形式上的相似。小型博物馆可以选择少数具有地方特色的主题进行持续开发，充分发挥自身文化资源的独特优势；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则可以根据不同展览和受众群体设置多层次活动。

此外，博物馆还应重视线上与线下教育活动之间的联系。线上平台可以用于活动宣传、知识预习和参观后拓展，线下活动则重点发挥实物观察、现场交流和实践体验的优势。通过建立相互补充的教育服务方式，可以使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突破单次参观的限制，逐渐形成持续传播和长期参与的教育过程。

8 结语

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是文化资源转化为公共教育资源的重要方式，其内容设计和实施质量直接关系到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挥。随着公众文化需求不断丰富，单纯依靠展览陈列和传统讲解已经难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学习需要。博物馆需要立足自身馆藏资源和文化特色，围绕历史文化、地方传统、科学知识、艺术欣赏和价值教育等内容开发适宜的教育活动，并根据不同受众的认知特点调整活动内容和参与方式。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专题导览、互动体验、馆校合作、研学教育和数字化传播等方式能够为社会教育活动提供多样化选择，但活动形式的丰富并不意味着教育效果必然提升。只有使活动形式与教育目标相一致，使知识讲解与公众体验相联系，才能避免教育活动流于表面。与此同时，博物馆还需要加强专业人员配置，完善馆校社合作机制，重视活动反馈和后续服务，推动教育活动从临时性组织向持续性开展转变。

未来，博物馆社会教育活动应当更加重视公众的实际需求和主动参与，充分挖掘馆藏资源与地方文化的教育价值，在保持知识准确性和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创新内容表达方式。通过教育内容、活动形式和组织保障之间的协调发展，博物馆能够进一步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使文化资源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发挥其知识传播、文化传承和公众教育的综合价值。

参考文献：

[1] 杨红彬. 关于博物馆社会教育向深层次延伸的拓展研究——以运城博物馆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6, (15):58-62.

[2] 刘惜祯. 史前遗址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实现路径探索——兼论万寿岩遗址博物馆的实践[J]. 博物院, 2026, (3): 6-14.

[3] 徐腾歌.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博物馆教育实践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25.

[4] 陈佳欣. 贵州省民族博物馆教育功能实践路径研究[D]. 贵州大学, 2025.

[5] 李建国, 朱学亮. 播撒“红色种子”传承红色基因——博物馆在弘扬红色文化方面的功能定位和作用

发挥[J]. 纪念馆研究, 2025, (5):56-62.

[6] 代雪晶. 博物馆导览应用与发展研究[D]. 山东大学, 2025.

[7] 巫晗, 徐杨. 博物馆夜间开放发挥社教功能的探讨——以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为例[J]. 东方收藏, 2025, (12): 103-105.

[8] 罗丹. 基于馆校合作的博物馆教育及其实践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 2025.

[9] 程洁. 新媒体时代博物馆档案公众传播模式与社会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J]. 黑龙江档案, 2026, (4): 51-53.

[10] 杨红彬. 关于博物馆社会教育向深层次延伸的拓展研究——以运城博物馆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6, (15): 58-62.

[11] 蔡芸芸. 延安博物馆强化教育功能的实践探索[J].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6, 40(3): 53-57.

[12] 王亭. 体育类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拓展研究——以北京奥运博物馆为例[J]. 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2025, 33(7): 215-217+232.

版权声明

© 2026 作者版权所有。本文依据“知识共享署名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 4.0）以开放获取方式发布。该许可允许使用者在任何媒介中自由使用、复制、传播与改编文章（含商业用途），惟须明确署名原作者及出处，并注明所作修改（如有）。完整协议详见：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出版声明

所有出版物中的陈述、观点及资料仅代表作者及供稿者个人立场，与 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编辑人员无关。Brilliance Publishing Limited 及/或编辑人员对因内容所提及的任何理念、方法、说明或产品所导致的人身或财产损害概不负责。